風聽島嶼

聲即地景，音成詩紋

第二章｜信仰與語言的聲音儀式（**13**篇）

書寫繞境、誦經、誕辰、神轎與祖靈等信仰行動的聲音如何維繫語言、地方與族群記憶。

1. 台南城中三殿的鐘鼓祭響
2. 大甲媽祖起駕前的炮聲與風陣（台中）
3. 鶯歌寺廟的誦經咒唱與陶笛呼應
4. 新莊文昌祠的試場低吟與東林唸讀
5. 屏東潮州神轎衝陣與咒語回風
6. 嘉義城隍出巡夜鑼開道
7. 苗栗三義土地公誕的野地呢喃
8. 花蓮吉安太魯閣族的誓言與歌呼
9. 阿美族 Malataw 部落的祖靈在哭泣
10. 鯉魚穴與竹塹神魚傳說的腮跳與心悸
11. 磺溪潺潺與北斗人的龍脈夢迴
12. 雲林北港郊區雞鳴與神明繞境
13. 鹿港街屋的風鈴序曲與神明的氣口

1.〈台南城中三殿的鐘鼓與祭典聲〉

【聲音入口】鐘鼓、誦經、香煙繚繞

【簡介】三座廟宇鐘鼓共鳴，聲波如煙穿越城市巷弄，敲醒晨曦與神明。

【詩文】

在城市還沒有醒來以前，聲音已經誕生。

太初沒有殿宇，沒有神，只有震動。像香灰還沒落下之前的空氣，像鐘尚未敲響時懸在樑上的金屬重量。當第一個人死去，世界才開始學會排列。於是秩序需要一個身體，那身體在府城長出三個器官。三殿。

安平三靈殿是第一個心臟。

鐘聲在黎明前敲下。咚——聲音沉進海風。

關聖帝君坐在殿中，義氣在胸前凝結，在香煙裡慢慢發光。鐘聲敲一次，誓言便醒來一次。有人跪下。有人沉默，誓言在胸腔裡，像一顆尚未說出的石頭。

普濟殿是第二個器官，像喉嚨。

鼓聲從廟埕傳開。咚——咚——

王爺的轎班還沒有出發，香煙卻已經走遍巷弄。池府千歲在殿裡聽見人的願望。那些願望被火點燃，在空中翻飛。有人求雨。有人求病癒。有人求一個沒有名字的明天。鼓聲記住了這些事情。

而東嶽殿在城市深處，像一座黑色的法庭。

誦經聲很慢。慢得像時間在石階上行走。東嶽大帝坐在最深處。文判、武判翻開靈魂的簿冊。牛爺、馬爺守著門。范將軍、謝將軍帶來下一個人。於是地府開始運作。

不是火。不是刑具。是秩序。十殿像十道門。二十四司像二十四條河。靈魂被帶進來，像一張尚未審核的公文。

鐘聲記錄誓言。鼓聲記錄願望。誦經聲記錄時間。審判於是開始。時間在這裡不流動。它像香煙，一圈一圈往上升。靈魂看見自己的一生在煙霧裡展開：說過的話、做過的事、留下的情……全部回來。若仍有欠缺，靈魂便走向另一扇門；若一切已明，靈魂便回到人間。於是旅程繼續。

清晨終於來到，三殿的聲音在城市裡互相呼應；三靈殿的鐘像海上的鐵錨；普濟殿的鼓是街巷的心跳；東嶽殿的誦經蜿蜒成深夜的河流。鐘。鼓。誦經。聲音在屋簷之間慢慢流動。有人聽見宗教，有人聽見歷史，但也有人聽見另一件事情——

死亡不是結束。只是靈魂在府城的三個器官之間，重新呼吸一次。

2.〈大甲媽祖起駕前的風與炮響〉

【聲音入口】鑼鼓、炮聲、風陣

【簡介】起駕的剎那，炮聲與風聲交錯，步伐節奏裡寫滿信徒的身體語言。

【詩文】

千重街市都不是門不是檻……

這時，大甲鎮瀾宮前傳來第一聲火響。

夜晚慢慢落下來。廟埕的燈籠先亮，一顆一顆懸在屋簷與電線之間，紅色的光在鐵窗與招牌上來回反射。街道被人群填滿，腳步聲從巷口一路推到廟門。地面鋪著一層紙屑，金紙碎片貼在柏油路上，還有剛剛爆過蜂炮留下的紅紙殘片。煙霧停在空氣裡，一層薄薄的灰，讓整條街的光線變得柔軟而模糊。

那些不是煙火。那是時間在城市裡打開另一條路。

第三門起馬炮！火線被點燃。聲音沒有立刻到來。火藥在黑暗裡等待人類的意志。

三分鐘的空隙裡，人群的呼吸慢慢聚攏。有人抬頭看燈籠，有人望向廟門。遠處傳來哨角聲。

哨角隊就位。一種哨角彎曲，像煙斗。另一種筆直，像一支細長的管。氣流被推進金屬裡，嗚——聲音沿著街道前進，穿過人群。那不是音樂，是一種宣告：神明即將到來。

涼傘出現。龍與鳳在布面上展開，金線在燈光裡發亮。流蘇垂下，輕輕晃動。等著在轎前旋轉，一圈又一圈，逆時針轉動。

金鑼響起。鏘——

聲音撞在廟牆。再彈回人群。沿路的信眾雙手合十。有人低聲祈禱。有人只是站著。每個人的眼睛都望向同一個方向。

順風耳與千里眼出現。兩位駕前將軍，巨大的頭顱，護身符貼滿兩側。紙符在燈光裡晃動，他們在街道中央行走。大搖大擺。

二十秒。倒數開始。十。九。八。火線延伸。

七。六。五。人群屏住呼吸。

四。三。二。一。蜂炮升起。火焰衝向天空，白光突然展開，煙火在高處爆裂。煙火齊放。聲音覆蓋街道，城市是一座突然被點亮的棋盤，每一步都已經被走過。

涼傘開始逆時針旋轉。一圈。又一圈。旋轉不是裝飾，旋轉是時間的手勢。時間沒有直線。巨大的傘面被舉起。龍鳳在布面上展開，金線沿著傘骨延伸，流蘇垂下，在夜風裡輕輕晃動。傘骨是金屬的，很重。拿傘的人肩膀貼著傘柄，一步一步向前。

這不是普通的傘。這是娘傘，媽祖的傘。娘傘走在神轎前面，它先進入街道，像一個移動的方向。拿傘的人必須一邊走，一邊旋轉。傘面在空中慢慢轉動。逆時針，一圈，再一圈。旋轉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停下，讓時間在傘面上繞行，走一段路，再轉一圈。即使傘骨在手裡變得越來越沉。肩膀開始發熱，手臂開始發抖。幾個小時過去，街道也不會走完。但娘傘不能停。娘傘是路，是方向，也是屏障。它在神轎前開路，為神明分開人群，為隊伍擋住不潔的氣息。

因此，風會從傘面下方穿過。信眾才能低聲祈求：時來運轉。於是整條街的時間，也跟著慢慢轉動，像一個沒有出口的圓。

顏清標站在鑾轎前。市長也在。人群向前推動。轎班抬起鑾轎。神明開始移動。街道變成一條正在分岔的時間，每一個路口都是另一個可能。某一條街通往市場。某一條街通往海風。某一條街通往記憶。

哨角再次響起，聲音在建築之間反射。煙火落下。紙屑繼續飄動。鎮瀾宮在夜裡發光，而城市在這一刻變成一座花園——小徑不斷分岔，每一條道路都通向同一頂鑾轎。

火花像一場金色的雨，聲音覆蓋整條街。地面震動。紅紙在空中飛舞。煙霧像雲一樣低低壓在屋頂之間。這一刻，城市像一座被打開的棋盤。街道成為棋路，人群成為棋子，每一步都早已存在。顏清標站在鑾轎前，市長揮手。吃過起轎宴的貴賓高官向前開導。燈光落在神轎的金飾上，龍紋在金面上浮起。鑾轎被抬起，轎班同時踏步。一步，又一步。神明開始緩緩移動，街道變成一條正在分岔的時間。某一條街通往市場，某一條街通往海風，某一條街通往更遠的村庄。每一條道路都可能成為神明的路。

這是一座花園。城市是一座花園。街道是一條條分岔的小徑，每個路口都通往另一個時間。

這一個時間裡，鑾轎停在廟門。這一個時間裡，那裡的蜂炮還沒有升起。這一個時間裡，哨角仍在下一個廟口等待。而在這一個時間裡，人群擠滿整個廣場，手機的光點像星星，每個人都在記錄同一瞬間。

煙火落下。紙屑繼續飄。鎮瀾宮在夜裡發光。屋脊上的龍張開嘴。燈籠在風裡輕輕晃動。而城市還在延伸，小徑還在分岔，時間還在繼續。

鑾轎向前。哨角再次響起。聲音穿過整座城鎮，像一條古老的道路，一直走向更遠的夜裡，還生。

3.〈鶯歌寺廟的誦經聲與陶笛聲〉

【聲音入口】誦經、陶笛、手作聲

【簡介】陶器與誦經之聲共居一地，鶯歌的信仰與工藝在音色上交錯成章。

【詩文】

清晨尚未完全亮起，帝鐘已在法師手中，慢慢敲出第一道聲音：

咚——

那聲音像石頭落入井底，沿著梁柱，沿著香煙，向整條老街擴散。誦經聲隨後升起，一字一字，像陶土被水慢慢揉開：

南無——

聲音沿著牆面走，穿過雕刻的石壁——石雕裡，孫臏計破混元陣。刀痕仍在石頭裡呼吸，像一場尚未結束的戰略。再往前，孫臏大破三道人，石壁上的馬蹄仍在夜裡奔跑。還有鬼谷子天書指迷津，那些字，像風一樣刻在歷史的岩層。

帝鐘再響一次，

咚——

聲音沉重，古老兵法落在時間的桌上。抬頭，廟門之上——「兵法之源」、「兵法鼻祖」，兩塊匾額像天空的註腳。而一尊巨大的神像，高高立在雲與風之間，手舉黃色令旗，旗面在空氣裡顫動，像某種尚未下達的命令。

陶街另一頭，有人開始吹陶笛。第一個音符，細得像一條剛醒的河流：

嘟——聲音穿過巷口，又回到廟埕。

七千年前，這聲音不是音樂，它是獵人的策略，模仿鳥鳴，模仿獸聲，把森林裡的生靈，引向箭矢。如今，箭已消失，只剩旋律。陶笛的聲音像風，在廟門與窯場之間漂流：

嗚——

一條長音，像時間從陶土裡呼吸。旁邊的窯場，拉坯機低低旋轉：

嗡——

陶土在手掌裡，慢慢長出形狀。有人敲著陶胚：

叩——
叩——
叩——聲音像在校準世界。

帝鐘忽然又響：
咚——

陶笛回應
嗚——

鐘聲像山，笛聲像水。兩種聲音在空氣裡相遇。一重古老，一重輕盈。

那一天，廟宇求智慧祭典。有人說：
女生不能參加

聲音忽然變得緊繃，像陶器在窯火裡出現裂紋。媽媽挺直身板在神桌前。

廟方說：
那就擲筊問神。

木筊杯落地。

啪！一個聖筊。再問

啪！又一個，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擲筊聲像木槌敲陶，一次一次，敲醒沉睡的時間。

第九次，聖筊落下，整個廟埕忽然安靜。只有帝鐘，在遠處慢慢回音：

咚——

陶笛再次響起

嗚——

那聲音不是勝利，也不是抗議，更像一條古老的河，繞過石雕，繞過旗影，繞過所有被寫在牆上的故事：如果陶笛只用來誘鳥，它早就消失；如果傳統只停在舊的形狀，它也會像破裂的陶器，靜靜碎裂。

於是，鐘聲、笛聲、誦經與陶土，在同一條街，繼續呼吸。像歷史，正在重新學習如何發聲。

4.〈新莊文昌祠的試場與唸疏聲殘響〉

【聲音入口】唸書聲、筆劃聲、考運祝禱

【簡介】考生的低語與香火共存於文昌祠中，像筆尖在空中劃過聲音祈願。

【詩文】

這時，唸疏文的聲音向北。

聲音越過眼前的大漢溪。

風沿著碧江街走來，從新莊老街轉進巷弄。腳步落在石板地上，聲音慢下來，一步，一步。

風從大漢溪吹過來，穿過屋簷、鐵窗與騎樓。鐵窗輕輕震動，木門微響，最後停在文昌祠前。

殿裡有人低聲誦讀。唸疏文的聲音很慢。紙頁被翻動。毛筆沾墨。

沙——一筆落下。沙沙。只知道每一筆墨痕，都從新莊開始。那時我也曾仰問過遠方，不知是否真的有一座考場，在更遠的地方。

幾代書聲沿著祠門消散，把科名與名字，都沉入時間的那個彼岸此岸，惟有緩慢升起的香煙。

如今也惟有一縷香煙，照著疲倦的額頭，細問案前密密的筆畫，可記得新莊的一段誦讀，從大漢溪畔——迴響以後，也要經過幾代學子才傳到此？

想必也是一時的決心，落筆剎那就已成型，忽然，是同樣一聲誦讀來了，寧靜地落在這古老祠堂。如果我靜坐殿前，觀察每一道香煙的形狀，並為自己的未來寫生，像左手邊這一道細的繭。

莫非是剛學寫字的孩童？像那一道筆直上升的，大概是科考前的誓願，像遠處那一道散開——也許是舉人遠去的背影。

一縷香煙，升向無人的屋脊，瓦片在風裡輕輕摩擦。沙。沙。這時我應該決定做甚麼最好？

也許還是做那一道墨痕？忽然落筆，一時成字，介入寧靜的祠堂，落在新莊的書桌。然則，當我走過照牆，輕微的石紋不滅，歲月堆積，而地上紅普石的紋理更深了一層。

當我繼續前行，甚至停在三川殿前七步以西，不知道嘉慶的新莊啊新莊，是否也曾謠傳，有人將要中第？而那照牆仍然站著，麒麟在石面上奔走，像一段尚未結束的筆畫，守著祠門，也守著還沒有寫完的，名字。

5.〈屏東潮州神轎聲與拱門下的咒語〉

【聲音入口】轎聲、步伐、神語

【簡介】神轎穿越老街拱門，每一步都是一場祈福的節奏與口訣。

【詩文】

傍晚正在下降，牆有一種乾燥的氣味，像被時間曬過。我站在拱門邊，拱門很高，像一個被切開的夜，裡面亮著光，外面是藍色的天空。

我沒有走進去，只是站著，像一枚，暫時停在門口的影子。

潮州的空氣，一塊被時間慢慢削薄的金屬。我們坐在地景劇場的邊緣，一口深六公尺的地坑沉默。曾經甘蔗渣在這裡堆積纖維、糖分與腐敗，在夏天發酵，那是紙的前身。

紙，是另一種時間。

風從殺蛇溪的方向吹來，穿過沉澱池，穿過廢水管線，穿過那些已經不再運轉的年代。

有人端來「進來涼」，冰塊輕輕碰撞玻璃杯：

叮—

番茄切盤沾甘草醬油，酸甘微鹹，味覺在舌尖組成一個短暫的宇宙。

就在這時，有人開始說起神轎。

神轎
不是木頭
不是雕刻
不是漆金
神轎
首先是一種聲音

—
頭旗隊，走在最前。鑼聲第一響
咚
停
第二響
咚
停

聲音，在街道裡擴散，像某種古老的測量術測量距離、測量方位，測量人與神之間，還剩多少空氣。

潮州人，用鑼聲說話，十二聲是一個循環。到了第十二聲，鑼敲兩下
咚
咚

—
遠方，另一隊神轎聽見，於是知道彼此還在同一條街。

—

轎班抬起神轎。肩膀微微震動，腳步整齊。木轎在空氣中晃動，像一座暫時離地的廟。轎身四周站著三十六天罡、五大元帥、鄞仙姑、金舍人、虎伽羅。

他們沉默。但沉默也是一種命令。

神轎兩側的銅鏡，九寸七分。名字「麟趾螽斯」，照妖也照人。銅鏡在燈光裡，閃了一下—有人低聲念口訣，短，很短，像咒語、像密碼，像一段不願被翻譯的歷史。

鑼聲。腳步。口訣。神語。聲音一層一層堆起來，像潮州的空氣。

而在地景劇場，另一種聲音開始：燈節裝置「冰晶森林」亮起—藍色的光震動。玻璃互相碰撞
叮
叮
叮
—像冰，像星，像某種尚未被命名的天象

風，穿過裝置。聲音，像時間在鋼架之間緩慢移動。我們坐在地坑邊，忽然明白：這個地方曾經裝滿甘蔗，現在裝滿聲音。

紙漿曾經在這裡變成紙。紙又會變成書。書又會變成祈。祈禱有時只是另一種聲音。

遠處也許正有神轎轉過一條街，鑼聲再次響起—咚—

我們忽然理解城市需要咒語，否則街道只是柏油，否則神只是雕像，否則信仰只是歷史。但當十二聲敲完，街開始呼吸，風記住了路，而人記住了自己。

神轎繼續往前，像一條被聲音抬起來的河，在潮州夜晚慢慢流動。而地坑仍然沉默，像一口尚未說完的時間。

遠處，最後一聲鑼落下—咚—門打開。我們忽然聽見潮州整座城市正在呼吸。

6. 〈嘉義城隍出巡的鑼聲與夜風〉

【聲音入口】鑼聲、風聲、問罪號令

【簡介】夜裡的鑼響如審判開場，城隍腳步帶起一城人的敬畏與暗語。

【詩文】

靠在噴水圓環邊緣看著神將出現的時候，人群忽然後退了一步，彷彿一整座城市的呼吸被提前提醒。而鼓聲正從中央路口慢慢靠近，像一條沿著街道流動的暗河。

燈光照在巨大的面具上，使黑與白的輪廓變得格外清晰，彷彿正義其實不需要語言，只需要一張能被看見的臉。那時我忽然理解，城隍並不只是神祇，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仍然在夜裡運作的制度。

當生死簿被抬過圓環，紙頁在風中翻動。一部尚未結案的檔案，那些寫過名字的地方，有些已經被時間擦去，有些仍然保留，像我們不願承認的錯誤。而夯枷的人，正一個個從街角走來——木枷壓在肩上，步伐因此變慢，慢到足以讓人思考悔意究竟是什麼。

也許只是，一種被公開的重量。

當謝將軍與范將軍跨過街口，四公尺高的身影，突然覆蓋整個圓環，一個被放大的問題冒出——罪，究竟長什麼形狀？有人說它像鐵，有人說它像影子，而在這裡，它是一張等待簽名的紙。只要有人承認，紙就會存在。即使沒有人承認，紙仍然存在。

面對噴水圓環過亮的燈光，我把影子往後收了一點。或許只要讓出一寸空氣，整條街的聲音就能通過。夜晚並沒有完全降臨，城市的燈先亮起來，像一場尚未宣讀的審判，在街道的邊緣，慢慢排列。

鑼聲從文化路的轉角開始靠近，第一聲落在空氣裡像一枚金屬製的月亮，第二聲人群稍微往後退，第三聲街道忽然變窄。聲音在建築之間折返，像一部古老的法典逐條宣讀。

康熙年間，諸羅城剛剛建立，城隍廟被安置在城市的心臟。三百二十一年，時間像一條長長的案卷，在香煙與香灰之間，慢慢展開。今晚輪到夜巡。神轎還沒有出現，聲音先行。鑼聲、腳步、鼓聲。

於是我看見那些扮鬼的人，從另一條街走來——白衣，長舌，青面，像一群臨時被召喚的寓言。他們在人群之間穿行，有些孩子大笑，有些遊客拍照，測試恐懼是否仍然具有娛樂價值。

但夜巡並不理會這些。文武判官、牛頭馬面、捕快、劊子手、鼓聲，仍然前進。鑼聲仍然計算距離，用一種古老的測量術，測量街道，測量時間，也測量人心。

噴水池的水柱忽然升起又落下，像法庭宣讀判詞。我忽然想到，城市之所以需要城隍，或許不是因為鬼，而是因為人。

因為人總是忘記，自己曾經做過什麼，因此夜巡才會出現，像一場被安排好的提醒，提醒我們：

正義並不是天生存在，它只是被一群人，在夜裡反覆抬著走過街道。就像神轎，如果沒有人抬，神也不會移動，而城市也不會記得，自己曾經害怕過什麼。

這時百人巨龍正從遠處出現，龍身在街燈下翻動，一節一節，像時間的脊椎。一百六十個人輪流支撐一種仍然需要被相信的秩序：

龍頭沉重，三十五公斤，像歷史，抬起來總比放下更困難。而巨型神將正沿著街道前進。木偶般的腳步，卻帶著不可思議的重量，像一種被放大的良心。

原來，整座圓環，其實是一個劇場！人神鬼都在這裡，排練一場關於因果的戲。有些人演鬼，有些人演神，有些人只是觀眾。但在某個瞬間，我們都知道，角色其實會交換，就像影子，一旦光線改變，位置就會改變。

當最後一面旗幟離開圓環，鼓聲慢慢遠去，街道恢復正常，車燈重新亮起，而剛才那整條街，似乎剛剛只是在討論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人要不要承認自己的影子？而城隍只是站在夜裡，等答案。

如果沒有人回答，夜巡明年還會再來。像一種被城市保留下來的審判，也像一種我們仍然願意相信的「一時」，與同時存在。

7.〈苗栗三義土地公誕的山神風語〉

【聲音入口】山風、鼓樂、方言

【簡介】在山神耳邊呢喃的不是香客，而是語言、風與祝禱編成的土地聲調。

【詩文】

我在一張舊鐵路地圖的邊緣讀到「水寨」，——客語裡瀑布墜落的地方。水聲像一封長年未寄出的信，沿著山線鐵道的鏽跡，慢慢走向一座被竹林遮蔽的祠堂。

我在一段被山風反覆朗讀的地方，讀到這樣的句子：三義，丘陵起伏的舌頭。我用客語把山的名字一個一個唸出來。

那裡，在龍騰斷橋西側三百公尺，有一間單室的屋子：磚牆，石頂，南向，花崗岩兩坡水的屋脊，一雙微微翹起的耳朵，傾聽景山溪上游瀑布，落下時說過的祕密。

我是在一棵百年老樟樹的樹洞裡讀到，這些往事的。那裡藏著被稱為「陰陽樹」的形狀，像兩種時間彼此纏繞——一半在地底慢慢呼吸，一半在樹皮之外，替山谷記錄季節。

土地公誕那天，空氣像一本被翻開的祈禱書，鼓聲在山谷之間敲出標點，而香火是一種慢慢上升的語法。

我是在伯公祠前，聽懂這些語言的——山風先說話，竹林替它翻譯。而鼓樂，則像遠方雷聲，一節一節把祝禱搬上山坡。

祠前的竹林，一排排等待風翻頁的書。每一節竹節都保存焗腦年代留下的聲音、炊煙、腳步、山路上的交易，與那些曾經住在寨下的人。

據說如今只剩三戶人家，仍然在清晨，把茶水一層一層疊在石板上，替山神保留三段尚未被遺忘的時間。

那些香客，其實只是風的筆畫在土地上短暫停留。真正開口的是方言。客語沿著山路，把時間叫回來——
伯公、伯公
像在呼喚一塊石頭，重新長出耳朵。

我於是反覆思索，重新到達那座祠堂的方法——是沿著舊山線鐵道，把自己當成一節失落的車廂，慢慢滑回群山之間？或者讓竹林的風，替我把一張張濕潤的記憶，投遞到老樟樹的樹洞裡，讓那尊沉默的伯公，替我閱讀。

我於是等待水寨下瀑布的墜落，讓景山溪的水聲，像萬隻透明蝴蝶拍動。讓它們撞擊那座磚牆石頂的小祠，讓一滴水像一顆小小的螺絲，鬆開山谷深處。

我於是等待午後山風的轉身，讓它把整個祭典，吹成一場看不見的樂隊。讓那些被祝禱發行的聲音，拍打伯公祠的屋脊。讓你重新聽見石階上的腳步、香灰落下的聲音，還有孩子在竹林裡學會第一句客語的午後。

於是我只能寫一首詩，一首被瀑布反覆咀嚼的詩，讓水寨的水聲一遍又一遍拍動，讓百年樟樹下、磚牆與石頂之後的伯公，在午後山霧裡，慢慢醒來。

8.〈0403之後太魯閣的回音與山的風鈴〉

【聲音入口】落石聲、直升機、溪水

【簡介】地震之後，峽谷重新學會說話。石頭、水與風在山裡留下新的聲音。

【詩文】

縱有千重峽谷石門檻……

此刻，低低的水聲於霧溪傳來。峽谷很深，如一冊尚未翻完的石書。灰白與石灰岩傾斜著。 山體向下滑落的裂隙，是地殼在悄悄調整姿勢。鋼鐵成了一排緊握岩石的手指，步道才得以繼續前行。隧道口黑而靜，山腹內傳來呼吸的聲音，不是遊客的腳步，是山的吐息。

立霧溪在谷底緩慢移動，石頭長年磨碎後的細語，化成灰白的粉摻進清水中。

月光下，難道是不眠的岩壁在翻身？不是——

靜，靜。還有著一點白霧於峽谷駐留，陪伴我，心神向山谷反射，追尋著些許名字的源頭。

她們捨棄古語，為了遺失的族名，思念著，牽掛著，時時回來呼喚著。然而有些孩子已習慣這名字了，然而我是否也習慣了我自己的族名？在路口躑躅猶豫，世界的地圖與標誌，在心頭染上貪戀味道。遙遙張望，峽谷一個人。太魯閣我是懂的，太魯閣的聲音我記得，那是什麼名字在跳動？

忽然，溪水轉了彎，像一行被改寫的文字。莫非是石灰岩的水邊，祖靈的腳步踏過，逡巡躑躅尋找著舊名？莫飛是溪聲正拍著短翅，從膨脹的胸口飛躍。太魯閣是被借出的名字。

山中，一隻驚醒的鳥嘎然掠過。於斷崖與雲霧間，暗藏族群命運的回聲隱逸於此，灰岩峽谷打開了自己張開嘴，道出沉睡的籤語，好個——「山名暫借人間」。

靜，靜。峽谷，白石。遊客與風牽起手，於步道外竊聽著，在更加遠的山壁那，一座亭台與廟宇相守，緊貼在岩坡上。紅柱、青瓦、橘色屋脊，在濃密的山林相陪，像一段突然出現的古詩。瀑布從石壁墜落，落在水面上濺起了水花，白色水線在岩面分岔，倘若書頁上的筆劃。溪谷被拱橋橫跨，樹影下小徑蜿蜒。

此刻，山林靜得像厚重遙遠的祭儀。再往上走，樹海裡駐立一座七層塔樓，紅綠相間的身軀，像根插在山脈裡的時間針。而山路邊，一隻獼猴蹲坐於欄杆上，眼睛靜靜凝望人群，當著早已熟悉這一切的旁觀者。彷彿牠知道，這些道路、隧道、護欄與步道，不過短暫駐留在山體表面的痕跡，講述一些故事給山路，給斷橋，給隧道，給落石，給那些曾被風雨折斷的交通線。然而此刻，上游的水被定格，山體開始崩落，巨石堵住了峽谷。

水開始堆積，上漲，一片陌生的湖，在立霧溪的峽谷裡誕生。湖水忽然變藍，寶石一般的色澤。陽光落下了自己的目光，光線便在水中散開。水裡漂浮著細細的碳酸鈣微粒，像被磨碎的石灰岩粉。當光獲得穿過水體的能力，藍光被反覆散射，柔軟的光暈便在峽谷湖面上亮起。

丁達爾效應。短波的藍光於水中漫開。於是整座湖泊，像顆突然被點亮的礦石，夢一般的色彩。然而在夢境的背後，藍色來自祂的崩落。山體斷裂後堆積在河床的巨石。成了座暫時的壩。

堰塞湖。峽谷太窄，高差太大。如果壩體承受不住水壓，潰決的水流將以極高速度衝下峽谷，成了一支看不見人的軍隊。水會沖刷目光所及的一切，席捲步道、橋梁、隧道，所以人

們將警示貼於路口。步道關閉，居民撤離，峽谷短暫的沉默。而那片藍，仍靜靜停留於山谷深處。地質時間短暫的呼吸，像一場瞬間的呼吸。

未來，當水重新流動，碳酸鈣的微粒被帶走，湖會消失，藍色也會慢慢消退，等到溪水再次切開峽谷，時間仍會繼續往下走。

9.〈阿美族 Malataw 部落的祖靈在哭泣〉

【聲音入口】風、鼓、族語、被禁止的耳朵

【簡介】迎靈之夜，聲音被劃界：風與祭歌通向祖靈，女性的聆聽停在月光之外。被排除的，不只是身體，還有未被允許的聲音。

【詩文】

Malataw 的月亮是否聽得見女人？

我在一張海岸線的地圖邊緣，讀到「Malataw」這個名字。海在那裡學會說話，風把浪翻譯成祖先留下的聲音。

我在一段族語的陰影裡讀到「sipapalal ko Malataw」——喚醒神明。palal，是喚醒的意思。

我在阿美族的辭典裡，又讀到另一個詞「papalataw」，那是被巫師秘密接納的人。

有人說——祖靈在哭泣。但海邊的石頭回答：那不是哭泣，只是時間把鹽分重新帶回岸上。

Malataw 的山，像一排沉默的守望者，背對太平洋，記住每一次遷徙。而海，總是把故事帶走，又在夜裡，把它們送回來。

我曾經想像祖靈的聲音，是某種古老的祭歌：孩子的名字，被一遍一遍呼喚，像潮汐，反覆練習回來。但真正說話的，其實是風。

風穿過草屋的縫隙，穿過海岸的礫石，穿過那些不再有人住的屋基。它帶走祭典的鼓聲，也帶走被忘記的方言。於是有人聽見那聲音像哭。可祖靈或許只是在提醒——土地記得。海也記得。只是人走得太遠。

於是我想像半夜的山林，火把像一排慢慢行走的星星。男性巫師kakitaan、Komod，少數幾個名字，在祖靈棲息的地方，低聲召喚：

太陽女神 dongi
月亮之父 malataw
還有那些看不見的kawas

風在樹葉裡翻譯祈禱，但有一道看不見的圍籬，比竹林更密。女性必須離開，因為月亮的血被稱為不潔；動物也必須離開，因為牠們看得見靈體。

於是整座山，只有男人與祖靈說話。

我反覆思索，祖靈是否真的只聽見男人的聲音？畢竟，月亮本身，也是女性的時間：潮汐、骨血、身體的週期，都在它的引力之中。

那麼，當火把在半夜，照亮迎靈的道路。被排除的，究竟是女性，還是月亮自己？我於是想像，祖靈在山上慢慢醒來，看見火把，看見舞蹈，看見歌聲，卻看不見那些在遠處屋裡靜靜坐著的女人——她們的耳朵其實也在聽鼓聲、祭歌，還有風，只是她們不能走近。

於是我忽然明白，有些傳統像一座神社的鳥居，時間已經走過，石燈籠仍然站著。而祖靈也許早就站在門口，看著這些規矩，像一場還沒有被問過的問題。

如果 Malataw 是月亮。那麼當女性被禁止靠近，那一夜的月光，究竟照在誰的身上？於是我想像：如果有一天，一萬隻看不見的蝴蝶，從太平洋上空拍動翅膀，也許會在 Malataw 的夜裡，掀起一場小小的風暴，讓那些被遺忘的名字，再次落在村子的屋頂，女人可以仰首掬得。

但，我現在只能寫下一首詩，讓它像山風一樣，慢慢吹進祖靈的耳朵，問一個沒有人敢在祭場提出的問題——當男人在迎靈，是否有祖靈，其實正在為女人哭泣？

10.〈鯉魚穴與竹塹神魚傳說的腮跳與心悸〉

【聲音入口】屋瓦滴水、地下水道、神廟鈴聲

【簡介】鯉魚穴水道下，滴水聲與祈語相纏，構成新竹城隍廟靈域中的聲音地景。

【詩文】

你走過鯉魚山的風口嗎？午後兩點，風會低聲說話。

是鳥鳴，也不是警報——那是一種你不曾命名的聲音，像魚用腮在石縫裡呼吸。

咕啦，咕啦，咕噠——一聲一聲，像誰還在井裡說話。

不要問那是什麼聲音，問的是：你多久沒有停下來，傾聽地底的想念？

你知道嗎？新竹與新加坡，都是「新」的城。

一個靠著台灣海峽，一個站在馬六甲門口，兩城之間隔著潮汐與航道，卻都以魚為形，守護著不斷變動的城市心臟。

新加坡有魚尾獅。獅子站在波浪上，吐出一柱不肯停歇的水。

那水不是裝飾，是記憶——是島國靠海為生的根，是不曾中斷的體液，是牠的方式：一邊記得獅子的來處，一邊呼喚潮水的祖先。

魚的尾，承載的是漁業的汗與鹽；獅的頭，銜著傳說與榮光。而那持續噴湧的水柱，是城市心臟的搏動，是不肯停下的生意與夢。

而新竹，有龍鯉。不是雕出來的，而是埋在山下地脈裡的鯉魚穴。

風水師說，那是一條鯉魚貫穿全城——尾巴在十八尖山，魚腹在都城隍廟。
魚頭朝哪裡，廟宇就跟著建去哪裡。

那些香火，那些階梯，那些金身與木魚，不是祭祀，是貼在魚鱗上的人聲，是替魚發聲的方式。

我曾站在都城隍廟前，看見那尊「龍鯉」：八條鯉魚拱護著一尾即將化龍的鰲魚，彷彿它正要從石中躍出，替整條龍脈吐出一口尚未完成的神話。

多年後我才明白，那口氣，沒有消散。

我們書寫它、注音它、朗誦它——我、哥哥、妹妹，各自在不同年份，因為都城隍廟，得到了竹塹文學獎。

不是巧合，是回聲。是神話自己找到了我們，要我們寫下它的續集。

祖靈沒有說話，但把筆交給了我們的手。我們只是寫下聽見的聲音，而那聲音，來自石縫、風口，也來自腮與鰭之間未說完的話。

這是信仰的語言，也是風的譯文，以《本草綱目》為證：「鯉為諸魚之長，形狀可愛，能神變。」

因為鯉魚，不只是魚——牠是地的脈，是祖先的舟。一旦風動，脈動；一旦氣壓下降，牠就開始呼吸。

那你有聽過神魚的心跳嗎？不是你胸腔裡的噗通，是山底下，那還沒醒過來的聲音。

神魚不是神，是祖靈留下來的一種訊號。不說人話，只懂風。每當氣壓往下沉，牠就會從地脈游出，拍動魚鰭——

不是水聲，是預告：「有什麼要來了。」

不是災，也不是運，只是某種你早就忘記的答應。

像你深夜夢醒，聽見母親關門時的氣音。

像舊家水管漏水，卻再也修不了的遺憾。

像你耳鳴時那點最柔軟的吵，

像你——忘記祭祖那年，風從背後穿過你心。

它在你耳邊一點一滴綻放，像腮呼出的氣泡，像地脈翻身前微微打開的門縫。不是話語，是氣息。不是音效，是神明寫給土地的悄悄話。

一聲咕啦，是山神醒了。一聲咕噠，是祖靈翻身。你以為只是風過？不，這是聲音走過，留下風的氣味與命運的潮濕。

聲音的風信子，不會開在春天，它開在你的耳廓、你的回憶、你忘記祭祖那年的夢裡。

每一個 siau～siau～ 的細風聲，都是竹塹神魚用腮在說：你有話還沒講，你有路還沒走。

11.〈磺溪潺潺與北斗人的龍脈夢迴〉

【聲音入口】溪水、鐵道、書院讀聲、肉圓油響、歷史回聲

【簡介】磺溪不只是河流，而是彰化的精神水脈。從書院讀聲到市井喧響，北斗在歷史與日常之間，反覆召喚一場未醒的龍脈之夢。

【詩文】

之後，我們偶爾記起磺溪這個名稱，但不確定它究竟是一條河，還是一種被書院反覆朗讀後留下的聲音殘影。我們為它補上泥沙與硫磺的顏色，像一種地理在歷史退潮後的自我修復：溪水沖刷溪水所造成的輕微失憶。

一些讀書聲在廊道裡被傳遞，經過木桌、硯台與未完成的科舉試卷，於吞吐之間變形成一種不完全的秩序，像一篇被過度引用的文章，或一座仍在施工的倫理體系。

我是如何墮入這條水脈的？

無數次的命名把一座城市以朝代計算推移：半線、彰化、磺溪，為一塊地區反覆上色之後讓人物遷入，並讓他們開始以語言居住，以書寫延長時間，如詩人、醫者與教師的日常工作

一八九五年夏末，某些人選擇留下來與歷史正面碰撞，論證反抗並非一種情緒，而是一種緩慢發生的條件反射，直到某些名字成為碑文。（註：乙未戰爭，1895年臺灣各地抗日行動之一）

待某一天，它們被收錄於課本，卻沒有地方能完整安置它們的疼痛，害怕它們在講解之中復活，並在教室之間行走成為一種難以管理的情緒。

我們難以想像那個年代的聲音密度，槍聲、口號、奔跑與呼吸。它們僅是人類，在劇烈的時間裡，試圖維持某種名為生活的表面。

風令我短暫失去方向，而我的聽覺，被市場與廟埕的聲響所佔據，但我仍然學懂，城市在形成的同時，有一些正在剝落——彷彿萬物在某種看不見的重力之下，調整自己的位置。

而此刻，我猜有數間書院於清代的一個午後，因為一場考試制度的改變，而逐漸退出歷史的主流系統：它們活躍於一種幾乎被文化敘事淡化的知識過渡時期。（註：書院制度於清末逐漸被新式學堂取代）

我們找不到那些朗讀聲最初的頻率，找不到它們如何影響一整代人的呼吸方式，正如為了證明一條河的精神。我們只能借助於文學獎與碑刻，假設有某種延續仍在發生，使其不至於完全消失。

外婆曾說：「讀這些有什麼用？」而我突然記起「適者生存」，這套被誤用多次的理論：水流離開此地的同時改寫河道，帶來一種溫和的破壞 ； 一些文化的演變，如同消失這個事實本身，令後人產生遲來的焦慮。

「你們當時在想什麼？」我試圖提問，彷彿我能替他們完成未結束的句子。正如大多數被稱為知識的事物，都能被整理與解釋，儘管誤差始終存在，安慰以地方誌與節慶的形式呈現。

但某些日子仍然持續沉重，譬如戰爭紀念日、開學日、遷徙之日……

我們慶幸仍有假期，可以暫時離開這些命名，走到溪邊，聽磺溪潺潺，像一條仍在思考自己的河。

之後，我們也能說說「寶斗」這個名稱，但不確定它究竟是一個市鎮，還是一種被商旅反覆經過後，留下的方向性記憶。

我們為它補上街道與攤位的氣味，像一種經濟在時間沉澱之後的自我發酵：油鍋加熱油鍋所造成的持續回聲。

一些對話在市場的蒸氣中被提出，關於價格、關於遠方、關於尚未抵達的貨物，於吞吐之間形成一種鬆動的秩序，像一段無法被完整記錄的貿易史，或一座仍在擴張的地方神經系統。

無數次的遷徙，把一個地點以排名計：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一個市鎮反覆定位之後，讓人群遷入並讓他們開始以交易維生，以語言標記彼此，如教師、警員與攤販的日常工作。

某一個清代午後，有人在書院裡朗讀，試圖證明知識可以被繼承，而不是僅僅流通。待某一天，這些聲音被分配到不同職業，部分被保留下來，部分被市場稀釋，形成今日仍可辨識的三種結構：教員、警員、肉圓。

我們難以想像那個年代的密集程度，腳步、叫賣、車輪與水聲。它們僅是日常，在高溫的時間裡，試圖維持一種名為繁榮的狀態。

風令我短暫偏離方向，而我的嗅覺，被油與米漿的氣味佔據。但我仍然學懂，城市在膨脹的同時，有一些正在凝固，彷彿萬物在某種無形的尺度之下，選擇留下或離開。

而那時，有某些商號於某次河道改變之後，勢必逐漸退出主要流通系統：它們活躍於一種幾乎被忽略的轉運間隙時期。

我們找不到那些交易聲最初的節奏，找不到第一顆肉圓在油中膨脹的確切時間，正如為了證明一個地方的核心。

我們可以為它補上白霧與濕度，像一種地理在低溫與高溫之間的往復：水氣包覆水氣所造成的輕微遲滯。一些對話在蒸籠邊緣被提出，尚未成形便被吞回，在開闔之間洩出斷續的語句，像一段被壓低音量的歷史，或一種不願張揚的繁榮。

我們難以想像這種安靜的生成，水滾在內部，外部卻維持某種近乎克制的表面。它們僅是食物，在溫和的時間裡，完成形狀。

所謂的龍脈，令歷史短暫失焦，而我的感知，只被白霧佔據。但我知道，有些城市不是被聲音記住，而是被溫度。萬物會在某種緩慢的節律之下，調整自己的狀態。假設它仍然存在，使其不至於完全冷卻。

正如多數被稱為歷史的事物，都能被整理與敘述，儘管氣味無法完整保存，安慰以地方小吃與節慶的形式存在。

但某些午後仍然過於真實。當街道半空、客人尚未出現的時刻，我們慶幸仍能坐下在一張塑膠椅上，但不確定它究竟是一個市鎮，還是一場水災過後被重新命名的飢餓。

歷史在氾濫之後總會自我凝結：水覆蓋水所造成的長時間飽和。而那些過往的水位上升超過記憶可承受的高度，范萬居在奠安宮內接受一種指示，將地瓜磨成粉揉團，投入滾水的靜默，沒有聲音，只有生存被延長的過程，讓時間短暫停留，都會被遺忘。

而一座城市正在躊躇，該練習寫自己的名字，還是正如多數被保存的味道，都經過改良與遺忘，只留下可被接受的部分。

12. .〈雲林北港郊區雞鳴與神明繞境交會〉

【聲音入口】雞啼、鑼鼓聲、凌晨腳步

【簡介】神明起駕的前夜，北港郊外雞鳴不斷，與廟會節奏相疊，如夢中神諭。

【詩文】

這裡之前曾是一片靜寂，在神明尚未起駕之前。

當第一聲雞鳴劃開夜色之後，黑暗這概念，開始有了裂縫。之後，微光滲入，像尚未完成的儀式，在空氣中緩慢展開。

鼓聲尚遠，但腳步已經甦醒，沿著田埂，沿著柏油路。因為虔誠，因為習以為常，你毫不猶豫地走進凌晨，像所有信徒的供詞，在還沒有被神明聽見之前。

而我的出現，如同旁觀的耳朵，如同剛被喚醒的某種疑問，一直涉及重複重複這個問題：為何聲音總先於光抵達？就連最早的雞，也無法確定牠在叫醒誰。牠只是對著尚未完成的清晨，一遍一遍地練習存在。

鑼鼓終於靠近，把空氣敲出節奏的邊界。而人群開始聚攏，像某種可被召喚的物質。在聲音裡糾纏又迅速分開。我於是思考，信仰如何在日常中維持新鮮，而不只是被重播的歷史，或年復一年的流程。

神明經過村口，沒有停下。像一段已被記住的旋律，無需再確認是否被聽見。

而雞仍然在叫，不屬於廟會的節拍，像另一種時間，拒絕被納入。於是我聆聽——雞鳴與鑼鼓之間的縫隙。那裡沒有神諭，只有聲音彼此錯過。

有人說這是預兆，也有人說只是巧合。但在這裡，有些事情從不需要被證明：譬如凌晨的腳步總是比白天更誠實，而那些被記錄下來的儀式終將成為某種說明，像論文的附錄或地方誌的註腳。

可笑又惹人信服而被召喚的神明，是如何成為人群行走的理由？有些事情，我選擇不問，但這並不代表我不在場，因為聲音早已先我抵達。

畢竟，雞鳴並不屬於任何神明。

13. 鹿港街屋的風鈴序曲與神明的氣口

【聲音入口】
風鈴、腳步、門響、天井落雨聲

【簡介】
聲音先於歷史存在。鹿港街屋在風鈴與空間的回聲中，被反覆誤讀為過去，而其實仍在發生，並沒有盡頭。

【詩文】

因為聲音早已住在裡面，在我尚未進入之前。

那些被懸掛的風鈴，早已替時間發聲，而被記錄的街屋，終將成為解說牌的一部分，像導覽詞，或文化資產的註解，可讀又可被忽略，因此人們相信這裡曾經繁華。

但在這裡，有些事情從未離開，譬如門口的鈴聲，總在風來之前就存在。於是我聆聽，風鈴與腳步之間的距離，如同尚未被命名的現在。

原來，街道之所以狹長，是為了讓視線無法一次抵達，像那些未被說出的往事，被安置在第二進、第三進，甚至更深的地方。

原來，天井之所以存在，並不是為了光，而是為了讓雨有一個垂直的句子，讓落下的聲音，在中空之中反覆修辭。

一滴，一滴，敲出時間的內部。於是，生活被迫分段。前店負責說話，後宅負責沉默。而門在兩者之間反覆練習開合，像一句始終沒有完成的語氣。腳步因此被切成節拍，在騎樓下回聲，在門內消失，又在下一進重新開始有人進來、有人離開。

原來，店與後宅並不是功能，是時間的切面。而巴洛克的曲線，之所以貼附在閩南的骨架上，只是為了讓後來者，誤以為這是同一種語言。我於是思考，建築如何被誤讀為記憶，而不是持續發生的事件。

原來，鈴聲之所以響起，並不是因為風，而是因為門曾經被推開——因為需要，因為生計，如同所有商人的供詞，在還沒有被記帳之前。

而我的出現，也非偶然，例如某段旁白，必須被放置在幕與幕之間。如同一本地方誌，在尚未被閱讀之前就已經完成。而空氣之所以有重量，是因為第一聲鈴響，已經落下。如同在商船尚未靠岸之前，這裡其實已經開始交易，在一切被稱為開始之前。

即使被命名為三坎五落二過水，也無法證明，它曾經完整過。

11.南港瓶蓋工廠的時間聲音與玻璃破片記憶〉

【聲音入口】瓶蓋敲擊、破裂聲、迴響空間

【簡介】廠房裡曾經的節奏，如今在空蕩中發酵成記憶的裂片。

【詩文】

鐵道是時間在地表刻下的一條長句，當蒸氣機車的汽笛與鋼輪摩擦鐵軌的長鳴沿著縱貫線反覆往返時，城市其實正在學習一種新的呼吸方式，而南港就在這樣的聲音與煙霧裡誕生。

在那個工業仍被相信為未來的年代，人們把工廠建在鐵軌旁，彷彿只要機器持續運轉，歷史就會自動向前推進，而瓶蓋工廠便是在這樣的信念中被組裝起來的一段鋼鐵敘事。

1943年，在戰爭的陰影下，一群人決定在這裡生產瓶蓋，因為酒需要被封住，商品需要被封住，而一個時代也需要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旋緊。

金屬在模具之間壓縮成圓形的瞬間，一個微小宇宙誕生，工人們也許不會想到，他們的日常勞動其實正在為未來留下某種難以解釋的歷史質地。

A2倉庫、B棟印花工廠、F棟與I棟印鐵工廠、M棟鋁蓋機工廠與G棟瓶蓋工廠，在地圖上看只是幾個字母與結構，但在時間裡，它們其實是一具完整的工業身體。

警衛室、防空洞與崗哨像骨骼般存在，提醒我們這不只是工業場所，也是一個被戰爭與國家意志包圍的空間。

工人下班的腳步曾經在傍晚整齊地離開工廠，鐵門關閉的碰撞聲、腳踏車鈴聲與遠處火車的長鳴交疊在一起，像潮水退去，而那些聲音在城市裡留下的回音，其實比任何機器都更接近歷史。

然而時間並不總是站在建築這一邊，機器會停止，鐵門會生鏽，草會慢慢佔領地面，於是曾經充滿勞動與聲音的地方開始變得安靜。

當安靜變得足夠長久，城市就會開始懷疑這些建築存在的理由，彷彿歷史本身需要不斷為自己的存在辯護。

於是有人說，為了在地人，這條路非開不可。

他們說，這條路將來會變成人行道。

他們說，只有五十年的部分不算歷史建築。

他們說，我們其實已經留下很多。

這些句子在會議室裡被反覆說出，語氣平靜得像某種行政語言的自然節奏，而真正被討論的卻是一段城市記憶是否還有存在的資格。

但他們沒有說的是，這條路開了，其實只縮短兩分鐘的車程，而兩分鐘在一個城市的歷史裡幾乎接近零。

他們沒有說的是，只需拐個彎，這裡原本就有一條人行道，而城市的空間並不真的缺乏道路。

他們沒有說的是，文資會其實早已指出，不論五十年或七十年，歷史並不會因為年數而自動失去意義。

他們沒有說的是，拆掉的部分永遠比留下的更多，而每一次拆除其實都在重新定義一個城市如何對待自己的過去。

於是南瓶G棟東側倒下的那一天，看起來像一場普通的工程作業，但在時間裡卻像是一道被刻在城市身體上的傷口。

當鋼筋與磚牆被推倒時，怪手的引擎聲與混凝土碎裂的聲響在空地上反覆回盪，歷史並沒有發出聲音，因為歷史從來不會抗議，它只是靜靜等待人類是否還記得它。

這並不是第一次。

在漢本遺址，考古學家曾經試圖證明地下的文化層比工程更古老，而怪手的鏟斗卻依然在土壤上寫下另一種語言。

在開發至上的年代，文化與歷史經常被描述成阻礙，像一塊石頭卡在經濟發展的齒輪裡。

人們於是急著把它踢開，好讓未來看起來更順利、更乾淨。

然而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拆或不拆，而是人類是否願意承認自己同時活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未來需要被創造，但過去也需要被留下。

而城市最困難的地方，正是在這兩種時間之間保持平衡。

於是南港瓶蓋工廠留下六棟建築與幾座附屬設施，像一個被截斷的句子。

A2、B、F、I、M、G棟仍然存在，但G棟東側的缺口提醒我們，有些歷史永遠只剩下一半。

後來人們在附近建起新新公園，濕地被命名為「新新水森活」，孩子們在大型溜滑梯上滑下時發出尖叫與笑聲，塑膠滑道摩擦的聲音與遠處捷運列車的低鳴混在一起，而城市看起來比以前更明亮。

這些新的景觀當然沒有錯，因為城市總要往前走。

但每一座新的公園，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覆蓋了舊的記憶。

當孩子們在溜滑梯上滑下時，他們不會知道腳下的土地曾經是工業的節奏。

當遊客在廢棄廠房外拍照時，他們也許只看到一種頹敗的美學，而不知道這裡曾經是一個完整的生產系統。

城市於是變成一種奇特的存在，它一邊努力創造未來，一邊又不斷遺忘過去。

南港瓶蓋工廠留下的那道傷口，不只是建築的缺口，而是一種關於時間的提問。

那道疤不只屬於文化局，也不只屬於地政局或任何一位市長。

它其實屬於每一個生活在城市裡的人。

因為城市的歷史從來不是自然消失，而是被決定、被允許、被拆除。

然後在很久以後，被人重新讀懂。

那時候，人們也許會明白，一座城市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缺少道路。

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自己其實是由記憶構成的存在。

而當記憶被拆除時，人也會變得比自己想像的更空。

於是瓶蓋工廠留下的那道疤，就像一個提醒：

城市並不是一個地方。

城市是一種選擇。

而每一次拆除，其實都是一次關於存在的決定。

而當傍晚的風穿過瓶蓋工廠殘存的牆面，鐵板輕輕震動，像一枚過期的瓶蓋在空氣裡滾動。那是一種很微弱的聲音，弱到只有停下來的人才聽得見。而城市往往太忙，忙到來不及聽見自己的歷史。

12. 〈礁溪湯圍溝的蒸氣吐息與溫泉街尚未冷卻的歷史〉

【聲音入口】溫泉翻湧、水渠細流、木棧道腳步、歡迎光臨的門扉開闔

【簡介】夜裡的湯圍溝變得緩慢，蒸氣像低聲呼吸，旅人拖著拖鞋走過木棧道，遠方列車偶爾掠過，城市在水與霧之間保持一種安靜的溫度。

【詩文】

在礁溪，地底的水比人更早知道時間。

湯圍溝並不是一條普通的溝渠，而是一道從地殼深處冒出的呼吸，蒸氣沿著石縫升起，像地球在緩慢地說話。

人們很早就發現這裡的水是熱的，而熱水在寒冷的年代總是比歷史更容易被理解。

於是人開始停下腳步。

停下腳步的人開始建屋。

建屋的人開始經營旅館。

旅館在蒸氣裡誕生。

日治時代的木造屋簷曾經沿著溫泉街延伸，木格窗後面是榻榻米與浴衣，湯煙在夜裡像一種溫柔的霧。那時候泡湯不是觀光，而是一種生活。

旅人從鐵道下車，慢慢走進街道，像走進另一種氣候。

水聲在石槽裡流動，細小的翻湧聲沿著石渠一格一格往下傳。

竹籬在夜裡被風輕輕推動，發出乾燥而細碎的摩擦聲。

蒸氣升起時沒有聲音，但整條街像被一層柔軟的呼吸托住。

湯圍溝的水並不急，它只是持續存在——而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時間於是開始堆積。

旅館越來越多。

木屋變成水泥。

澡堂變成飯店。

溫泉不再只是身體的療癒，而是城市的經濟。人們開始計算房間數，開始計算住房率，開始計算假日的車潮。

溫泉街慢慢變亮。

霓虹燈在夜裡亮起，變壓器發出細小的嗡鳴聲，與遠處機車的低沉引擎聲一起漂在溫泉街上。蒸氣在燈光裡變得像舞台煙霧，城市學會把自然變成景觀。旅館越建越高。

窗戶越來越多。

湯圍溝仍然在原地。水仍然從地下湧出。但人開始改變使用它的方式。

溫泉不再只是水。它變成一種產業。

產業需要效率。

效率需要標準。

標準需要制度。

於是旅館開始長得很像。房間開始長得很像。甚至早餐也開始長得很像。

早晨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旅館最安靜的時刻。餐廳裡會有白粥，會有煎蛋，會有一排排蒸籠。服務生會在清晨把窗簾拉開，陽光落在餐桌上，旅人慢慢吃完早餐。

然後再去泡湯。

那是一種緩慢的節奏。

但城市後來學會另一種節奏。

旅館開始變成民宿。民宿不再需要大型廚房。廚房消失，餐廳關閉，早餐不再在旅館裡誕生。

早餐被交給街角的早餐店。

旅人拿著早餐券，走到街口。

排隊。

買一份蛋餅。一杯豆漿。然後回到房間。

城市把早餐外包。把一段生活外包給時間。

旅館於是變輕。民宿變多，街道變熱鬧。

早餐店在清晨最忙，鐵板上蛋餅翻面的滋響與鏟子敲擊鐵板的聲音一下一下傳出來。蛋餅在鐵板上發出聲音，油煙升起，與溫泉蒸氣混在一起。

整條街聞起來像一種新的年代，而聲音也變了——鐵板聲、塑膠杯碰撞聲、機車怠速聲，與溫泉的水聲混在一起。

旅人仍然來。

仍然泡湯。

仍然拍照。

湯圍溝仍然在流。

水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人。

改變的是使用水的方式。

溫泉仍然從地下湧出。

像一種古老的呼吸。

城市在上面建造房子，再建造民宿，再建造景觀，再建造未來。

但地底的水並不理解未來，它只理解溫度，理解壓力，理解時間。湯圍溝於是成為一種奇怪的地方。自然在地下。經濟在地面。旅人站在中間，像站在兩個時代之間。

有時候夜裡很安靜。蒸氣慢慢升起，水在石渠裡流動，聲音很小。小到你以為那只是風。但如果站得夠久，你會聽見一件事情：那不是城市的聲音，那是地底的水，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吸。

那時候你會突然明白一件事。溫泉從來不是景點，它只是地球的一次吐息，而人類只是剛好在旁邊建了一座城市。旅館會改名，民宿會更換招牌，早餐店會重新裝潢，只有湯圍溝的水仍然在流，像一條沒有結尾的句子。

慢慢地，穿過礁溪，穿過時間，也穿過人類對生活的所有想像。

13.〈桃園石門水庫洩洪與村落遷徙記憶〉

【聲音入口】洩洪聲、混凝土回音、腳步聲

【簡介】洩洪聲轟鳴，如同遷村老人記憶的傾瀉，石門水下的聲音仍在發聲。

【詩文】

洩洪開始時，水不是流下來，而是傾瀉。

巨大的水柱沿著壩體奔落，轟鳴聲在山谷間反覆撞擊，像一段被放大的歷史。人群站在觀景台。雨傘一朵一朵撐開，有人驚呼，有人拍照，孩子指著白色水霧大叫。

洩洪聲很大，大到幾乎可以蓋過所有人的聲音。但如果你把耳朵貼近時間，會聽見另一種聲音。那是很久以前的哭聲。

民國四十九年。水還沒有來。河谷裡有村子、有田，有祖先留下的屋瓦與土牆。

那一年，人們被告知要遷村。在戒嚴的年代，沒有人敢多問。叫你走，就走。有人把門板拆下來，有人把祖先牌位包進布裡，有人站在門口很久，不說話。

那一天，村子很安靜，直到第一個人哭出聲。哭聲很低，像被壓住，像一條河在胸口流。孩子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是看見大人流淚。

第一批客家人離開山邊的村子，被安置到觀音的大潭村。那裡是海邊，風很大，沙很多。

以前在山裡有溪水，來到海邊，只剩風聲。

種下去的稻子會走路，因為風會把稻苗吹倒。孩子在門口吃飯，一陣風沙來，整碗飯都是沙。於是他們笑說，小孩都是吃沙長大的。生活很苦，但人總會習慣。他們在海邊重新開墾，蓋房子、種田、養雞，慢慢把異鄉變成家。

泰雅族人後來也來了。

但，葛樂禮颱風讓大溪中庄的村子被水淹沒，於是再次遷移，在大潭村與舊鄰居重逢。村子重新開始：紅瓦屋、平房。

遠方是海。日子終於穩定。直到工業來了，煙囪升起，空氣變味，水變色。七〇年代的工業發展，像另一場看不見的洪水，污染慢慢滲入村子。那時候法律很少，抗議很難，很多人只是忍，忍到後來才知道，忍耐本身也會變成一種傷害。

八〇年代，台灣各地開始抗爭。新竹水源里對抗李長榮化工；鹿港反對杜邦；人們開始學會一件事：

自己的命自己救。

自己的環境自己救。

但大潭村已經太晚。

村子慢慢空了。有人離開，有人搬走。

九〇年代，大潭村逐漸消失。紅瓦屋被拆，田地變成工業區。只剩下照片，與老人偶爾說起的故事。

現在的石門水庫是風景區。湖面平靜，山色很美。颱風過後，人們來撿漂流木。偶爾極度乾旱，水位下降，紅瓦屋的殘影會短暫露出水面，像一段被水暫時放回來的記憶。

洩洪聲再次響起。轟鳴。白色水霧升起，混凝土壩體回聲不斷。遊客仍然拍照，孩子仍然興奮。只有那些曾經住在水下的人知道，那聲音不只是水，那是遷村那天的哭聲，被水帶走，又被洩洪聲，一次一次，送回山谷。

14.〈台南安平鹽田的潮汐與雨痕〉

【聲音入口】雨打鹽晶、潮聲、腳印濺水

【簡介】鹽田雨聲與退潮水語交織，彷彿鹽神在講述一場勞作與等待的頌歌。

【詩文】

雨先落下，輕輕。

鹽田像一面鏡，被敲出細碎聲音。

滴
滴
滴

雨打鹽晶，像時間在敲門，先落在鹽田的水面上，細細的聲音像一種提醒，讓遠處的潮聲低低回應。

海在呼吸，一來，一回。鹽晶原本在陽光裡成長，如今被雨點一顆顆敲醒。潮水在遠方低聲說話，像海在回想很久以前的勞作。

鹽田一格一格排列，像一面被分割的天空，雨聲在上面書寫。腳步走進水裡，啪～濺起小小回聲，每一圈水紋，都是一個短暫的音符。

帆布被風掀動。啪——又落下，鹽堆在下面沉默，像白色的小山等待太陽。

雨聲落下，鹽田的白慢慢變濕，鹽堆被帆布覆蓋，像被輕輕安置的記憶。

鹽田的人說：下雨天，鹽收仔壁上吊。那是一句笑話，也是一種無奈。

因為雨來了，鹽就不能收。天空變成最大的倉庫，把時間暫時鎖住。一句話，像被雨水浸過，帶著苦味。

雨聲持續，滴滴答答，像有人在數日子。

鹽晶慢慢溶解，白色變得模糊，像記憶在水裡遠處的潮聲，又靠近了一點。

走進鹽田，水濺起一圈一圈波紋，像有人在時間上留下腳印。

工人彎腰，手掌摸過鹽晶。那是風，太陽，海水與等待，一起留下的結晶。

鹽田的白，其實是一種慢，慢慢蒸發，慢慢凝結。

一粒鹽，需要很多天氣，需要很多日子。

雨聲落下，把勞動暫時按下停止。帆布在風裡輕輕起伏，像呼吸。

遠處的潮聲仍然存在，一來一回。像海在說：時間不用著急。讓白色的鹽堆，在帆布下安靜地睡著。

等下一次太陽出現，等下一次風乾海水，等一段新的勞作，慢慢開始。